

论 鉴 赏 力

表面上看，我们在推理思考时各人的差异甚大，快乐也各不相同，但是尽管有这种我认为比实际更明显的差异，人类的推理和鉴赏力的标准很可能是相同的。因为如果没有全人类共同的一些判断原则和感情原则，人们的推理与情感就不可能有任何根据以保持日常生活联系。看来确实应当感谢关于真理与谬误的一些确定的原则。我们发现在争执中，人们不断借助一些各方都能同意的、被认为是建立在人类共性基础上的鉴赏方法与标准。但是，现在关于鉴赏力没有明显一致统一确定的原则。甚至公认这种微妙的、不可捉摸的官能似乎太容易变化，经受不了一系列定义，不能用任何测试检验，也不能用任何标准规定。有人不断呼吁训练推理官能，无休止的争论加强了这种呼吁。以

至某些正确推理的准则在最无知的人中似乎得到了默认。学者不断改进这种原始的科学，并把那些准则总结成一种体系。如果说鉴赏力不是这么轻松地培养的话，那么，不是因这学科太匮乏，而是因为研究它的人太少或者太疏忽了。因为事实上不存在有同样令人感兴趣的动机激励我们确定一种体系，一种鼓励我们去确定另一种体系的体系。毕竟，如果人们关于这种事情的意見有分歧，他们的差异不会带来相同的重要结果。如果允许我发表意見，我确信关于鉴赏力的逻辑很可能同样能领悟，我们可以同样肯定地讨论这类性质的事物，如同那些似乎更直接属于纯粹推理领域的事物。而且，确实目前在探索的入门处，非常有必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一点，因为如果鉴赏力没有确定的原则，如果根据某些不变的、确定的规律想象力并不受影响，我们的工作很可能是无的放矢的。因为如果想为反复无常的思想制定规则，为荒诞怪想立法的话，肯定会被认为是无益的。如果不说是荒唐的行为的话。

鉴赏力这一词语如同所有其他比喻词语一样不是极精确的。我们通过它来理解的东西，远不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定，因此很容易捉摸不定和混淆。我决无意下定义和提

供医治这种混乱的妙药。因为当我们定义时，我们似乎处于受到我们自己见解的限制的危险中。这些见解常被随便地接受，或轻易地相信，或形成对我们面前的对象有限而片面的思考，而不是开阔我们的思路，根据组成方式来领会所有的本质。在探索中我们受到一开始就提出的严格规律的限制。

一种定义可能非常确切，然而几乎无法给我们提供所定义的事物性质的信息。假设定义本身具有其应有的优点，那么根据事物的顺序，定义似乎应在我们的探索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它应当被认为是探索的结果。必须承认，研究和教学方法有时可能各不相同，我个人无疑有理由相信，最接近调查方法的教学法是无与伦比的最好方法，因为它不满足于提供一些毫无价值、毫无生气的真理。它把人们引向真理赖以生长的本源，它有助于将读者本人引入发明的轨道，指引他走上作者曾完成自己发现的道路，倘若作出任何有价值的工作，他会非常快乐。

但是为了杜绝吹毛求疵的一切借口，我对鉴赏力这词的解释只不过是心灵官能，或是那些受到想象力与优雅艺术作品感染的官能，或是对这些作品形成判断的官能。我认为

这是该词最一般的观念，是最少与任何特定的学说相关联的。在本篇探索中，我的目的是寻找是否存在这样共同的、确实无疑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 想象力受到感染 提供令人满意的推理手段。我猜测这种关于鉴赏力的原则是存在的 不管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悖论 而这些人是根据肤浅的观点认为鉴赏力的种类与级别大不一样，没有任何可能比它更不可确定的事物。

就我所知，人体了解外界对象的一切自然能力是感知、想象与判断。而且首先是与感知有关。我们确实而且必须假设所有人的感觉器官的构造几乎或完全相同，因此所有的人感知外界对象的方式完全相同或很少差异。我们相信对一个人眼睛是明亮的东西，对另一个人的眼睛也是明亮的；对一个人的味觉是甜的东西，对另一个人的味觉也是甜的，对此人是暗的与苦的，对彼人也是暗的与苦的。因此用相同的方法 我们对大与小、硬与软、热与冷、粗糙与细滑 以及一切自然性质与人体属性都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如果我们自己误以为不同的人的感觉对他们提供不同的意象，那么这种不可知论进程会使对每一对象的每种推理徒劳无益，不屑一顾，甚至不可知论的推理本身会使我们对知

觉的一致性产生怀疑。但是，由于几乎没有人怀疑身体对于整个人类提供类似的意象，必须承认 每一个对象 当它自然地、单纯地、仅仅用它适当的力量作用时，在一个人身上激起快乐与痛苦，它一定对全人类也产生相同的快乐与痛苦。因为如果我们否认这点，我们必须想象相同的原因，以相同的方式作用在同类的对象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将是十分荒谬的。

首先让我们考察口味的特点，因为所讨论官能就是由这种感知得名的。所有的人都同意称醋酸 蜜甜 芦荟苦 人们对在这些物体中找出上述特性意见都一致，他们对于这些东西关于快乐与痛苦的效果丝毫没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会一致同意甜味是愉快的，酸味与苦味是不愉快的。人们的情感没有差异，之所以没有差异，是因为人们都同意这种从味觉中引伸的内在含义。人们都很清楚什么叫酸溜溜的脾气（怪脾气）苦言（抱怨的言论）苦咒（恶毒的诅咒）苦命（悲惨的命运）也知道什么叫甜美的品性（温和的性情）甜美的人（情人）甜美的条件（惬意的条件）等等。众所周知，习惯及一些其它原因引起人们对于属于这几种口味自然的快乐与痛苦的感觉发生偏差。但是区分天然的与人为的滋味能力依然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人常常更偏

爱烟草味而不是糖味，更喜欢醋味而不是牛奶味，但这并不会使味觉混乱，而他明白烟草与醋不是甜的，他知道只是习惯使他的口味适应这种异常的快乐。但是万一发现有人声称烟草对他来说有类似糖的味道，而且他不能区分牛奶与醋 或者说烟草和醋是甜的 牛奶是苦的 糖是酸的，我们立刻断定这个人的感觉器官出了毛病，他的口味极度低劣。我们决不会与这样的人讨论口味，就像不同那些否认部分的全部总和等于整体的人讨论数量关系的推理一样。我们不说这种人的想法是错误的，而是说绝对疯狂的。这种例外完全不能对我们的普遍规律提出责难，也不能使我们断言人们关于数量关系或东西的口味有各种不同的原则。因此，当说到口味无可争议时，只是意味着无人能严格地回答某一特定的人，由某一特定东西的味道能得到何种快乐或痛苦。这一点确实是无可争论的。但我们可以充分清楚地就什么是自然地使感觉愉快或不愉快的事物进行争论。而当我们谈及任何怪异的或后天的口味时，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个特定人物的习惯、偏爱或怪癖，必须由此得出结论。

人类的这种一致性不单单局限于味觉。由视觉产生的快感原则也完全相同。光明比黑暗

更令人高兴。当大地一片郁郁葱葱，天空晴朗明亮时，夏天比一切都是另一番景象的冬天更令人愉快。在我的记忆中，任何美好的东西无论是人、兽、鸟或是植物展现在人们面前，哪怕是一百个人面前，他们都会很快地同意说：它是美的，尽管有人认为它不尽如人意，或者，还有比它更美好的东西存在。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鹅比天鹅更美，或认为弗里斯兰母鸡胜过孔雀。也必须注意到视觉的快感不像味觉的快感那么复杂、混乱，受到不自然习惯与联想的改变，因为视觉的快感本身更得到公认，不常因与视觉本身无关的考虑而改变。但是在味觉中事物不像在视觉中那样自发地将其本身出现，一般作为食物或药物出现，性质上是用于营养或医药目的，经常通过这些联想的程度与力量形成味觉。于是，由鸦片产生的令人愉快的迷幻，曾使土耳其人感到惬意。因为烟草产生的麻痹与快意的麻醉成为荷兰人的乐趣。发酵的烈酒使芸芸众生满意，因为他们可以排遣烦恼与对将来和当前不幸的思虑。如果这些东西的性质原本不对味觉有好处，它们绝对不会受到重视。但是所有这些东西连同茶和咖啡以及其他东西早在被想到用于取乐以前就已为了健康目的从药剂师的店铺放到我们的餐桌。麻醉品的

效果使我们频繁地使用。而频繁地使用连同其令人愉快的效果使它本身口味终于非常惬意。但是这丝毫不干扰我们的推理，因为我们最终能区分后天获得的味觉与自然的味觉。在描述一种不知名的水果的口味时，你很少会说这种水果有一种类似烟草、鸦片或大蒜的甜美、愉快的味道，虽然你是在对那些常用这些麻醉品并从中获得快感的人说话。所有的人对快乐的本源其自然原因有充分的记忆力，使他们能对感觉的东西置于那种标准下，用它规范自己感觉与见解。

假设一个人的味觉非常低劣，他品尝鸦片时比在品尝牛油或蜂蜜时更感到快乐。在他面前放一大颗海葱丸，几乎毫无疑问，他会选食牛油或蜂蜜，不吃这种令人厌恶的食物或其他不习惯的苦味麻醉物，这证实他的味觉天然地类似其他人对所有东西的味觉，对很多东西他有类似别人味觉，他的味觉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形变得糟糕。在判断任何新东西时，即使对于类似由习惯喜好形成的口味，一个人发现他的味觉以自然方式，根据共同的原则受影响。于是所有感觉的快感 视觉快感 甚至感觉中意义不清的味觉快感 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 无论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博学的还是无知的。

除了感觉提供的观念以及其附带的痛苦与快乐，人心具有一种自身的创造力，或随意按感官接受形象的次序与方式来表示事物的形象，或用一种新的方式，根据一种不同的次序组合那些形象。这种能力称为想象力。所谓理解、幻想、发明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属于想象。但是必须注意，这种想象力不能产生任何完全新的东西，它只能改变从感官接受的观念的意向。既然想象力是快乐与痛苦最广阔的领地，它也是恐惧与希望以及有关的一切情感的管区。任何故意用这些威严的观念，本原自然的印象的力量来影响想象力的东西必须对所有的人有完全相同的力量。因为既然想象力只是感觉的表现，只能通过意象使人愉快或不愉快。根据同一原则，现实会使感觉愉快或不愉快，因此人们的想象力一致性与人们感觉的一致性同样是非常接近的。稍加注意，就会使我们相信必须如此。

但是在想象时，除了从自然对象的性质产生快乐与痛苦以外，从相似性也可以察觉快乐，这种相似性模仿必定是本初的。我想，除了由这种或那种原因的结果外，想象不能有任何快乐。而且，这些原因非常一致地对所有的人起作用，因为它们不是从特定的习惯或利益导出，

而是根据自然原则在起作用。洛克非常正确细致地观察了理解，理解主要善于寻找相似。同时他认为，判断的职责是寻求差异。根据这种假设，在理解与判断之间看来也许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两者似乎是由相同的比较官能产生的不同作用。但是实际上，无论它们是否依赖心灵的同一能力，在许多方面有非常实质性的差异。理解与判断的完美结合是世上最罕见的事物之一。当两个不同的物体互不相像时，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不足为怪，因此它们对想象不会产生任何印象；但是当两个不同的物体有相似之处时，我们会吃惊，就会注意它们，就会高兴。人心在寻找相似时比在搜索差异时自然地有一种更大的快乐与满足，因为在得到相似时，我们产生新的形象，我们联想创造，扩大素材。但在得到差异时，我们根本不会为想象提供任何东西，任务本身更艰难与令人厌烦，由其导出的快乐是某种具有消极和间接性质的东西。早晨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仅仅是作为一个消息，作为加入我记忆的事实，给我某种快感。晚上，我发现这一消息毫无价值。除了不满，发现我上当了，由此我得到了什么？由此可见人们的天性倾向于相信而不是怀疑。根据这一原则 大多数野蛮无知的民族常擅长类似比

较、隐喻及讽喻，但在区分整理自己的思想上是落后无力的。正是这一原因，荷马与其他东方作家，虽然非常爱用类比，很少刻意使其确切，即取出一般的相似性，大笔涂写，并不注意比较的事物之间可以发现的差异。

既然因为相似的快感是想象的主要奉承者，所有的人在这方面几乎一样，尽管他们对于所表示与比较的事物的认识在扩充。这种认识的原则是非常偶然的，因为它依赖经验与观察，不依赖任何感官的强弱，正是由于这一认识的差异就有了我们大家称为鉴赏力的差异，虽然并不十分确切。一个从未见过雕塑的人看见理发店的发型头像或某件普通的塑像时会立刻惊讶、高兴；因为他看到了某种类似人型的東西，完全被这种相象吸引，丝毫不注意其缺陷。我相信没有人在首次看见一件摹制品时会去挑毛病。我们假设过了一段时间，这一新手又偶然遇到性质相同的更精致的作品，于是他开始蔑视他起初赞扬过的东西，即使当时他的赞扬是由于作品不像人，而不是作品对人形的一般的、虽然不精确的相似。他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形象的赞扬严格说来是相同的，虽然他的认识有了进步，但他的鉴赏力却没有改变。迄今他犯错误是由于缺乏艺术知识。这由于他缺乏经验，

但他仍有可能缺乏自然知识。因为有可能此人就此止步，名家的杰作不比粗俗工匠的平庸之作更能使他高兴。这不是由于缺乏较好、较高的鉴赏力，而是因为所有的人不能充分精确地观察人形，使他们正确判断人形的摹制品。由若干实例可看出批判的鉴赏力不依赖人的优秀原则，而是依赖于优秀的知识。古代画家与鞋匠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鞋匠纠正了画家在他画的一个人物的一只鞋子上的某些错误，画家没有对鞋子进行如此精确的观察，只满足于一般的相似，从未看出错误。但这不是对画家的鉴赏力的责难，这只表明缺乏做鞋技艺方面知识。我们设想一位解剖学家走进画家的工作室。他的作品总的说来很出色，所画的人物姿态优美，各部位根据其动作调整得当。然而解剖学家对艺术要求苛刻，可能观察到某块肌肉在人物奇特的行动时不十分正确。在这点上，解剖学家注意到了画家没有注意的东西，但却忽视了鞋匠说过的问题。但是缺乏解剖学的批评知识比起缺乏精确的做鞋知识，在画家与其作品普通观察者的自然的良好鉴赏力上没有更多的反映。有人给土耳其皇帝看关于施洗礼者圣约翰被斩首的佳作。他说了很多称赞的话。但是他观察到一处缺陷，他观察到皮肤没有因头颈

的受伤部位而皱缩。此时，虽然土耳其苏丹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但他不比完成这幅作品的画家与上千个可能不曾作出同样发现的欧洲行家有更高的鉴赏力。土耳其皇帝陛下确实很熟悉那种可怕的场面，这种场面其他人只能用他们的想象力来表现。对于他们厌恶的题材各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产生于认识的种类与程度不同，但是画家、鞋匠、解剖学家和土耳其皇帝有某种共同之处，即由自然对象引起的快感，只要每个人觉察到它是被正确仿制的，看见愉悦形象时的满足及显著动人事件产生的同情。只要鉴赏力是自然的，几乎对所有的人是共同的。

在诗词与其他想象力的作品，可以观察到相同的平等。确实不错，有人对贝利安尼着迷，对读维吉尔作品冷淡；而另一个人读维吉尔的《伊尼特》^[1]时忘乎所以，而将贝利安尼留给孩子们。这两个人的鉴赏力似乎互不相同，但实际上差异甚微。在这两部激起如此相反情感的作品中，都讲述了激起人们赞扬的故事，两部作品都充满生动的情节，热情洋溢，都有航行、战

[1]伊尼特：维吉尔的史诗。描绘特洛伊的传奇英雄伊尼阿斯从特洛伊陷落后到建立拉丁姆统治时期的流浪生活与冒险。

争、凯旋和不断的命运变化。

贝利安尼的赞赏者可能不理解《伊特尼》的精细的语言。如果后者被降格成班扬 [1] 的《大路历程》一书风格 根据使他成为贝利安尼的赞扬者的同一原则，它会感到生气勃勃。

对其喜爱的作者，他对情节合理发展不断受到破坏 时间的混乱 行为的过错 乱用地名不会感到震惊，因为他对地理与编年史一无所知，而且他从不检查情节发展的根据。可能他读到在波希米亚^[2]的一次海难 完全被这一有趣的事件所吸引 只牵挂着主人公的命运，在这种越轨的大错中，他丝毫不感到不安。为什么他要对波希米亚海岸的海难感到震惊呢？他可能认为波希米亚只不过是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屿，说到底对此人的天然鉴赏力的看法应该如何呢？

就鉴赏力属于想象而言，其原则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 人们受影响方式没有差异 影响的原因也没有差异 但是在程度上却有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产生于两种原因，或是由于较大程度

[1] 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 年)英国作家 讽喻小说《大路历程》的作者 出身贫困。

[2] 波希米亚(Bohemia): 原为欧洲的一个内陆国家 位于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

的天然敏感性 或是由于对对象的较密切、较长久的注意。为了用感觉过程说明这一点，在这过程中可以发现相同差异。让我们假设有一张非常光滑的大理石桌子放在两个人面前，他们都看出桌子是光滑的，都因桌子的质量感到高兴。对此，他们意见一致。假设后来有另一张桌子放在他们面前，后一张桌子比前一张桌子更光滑。原来约定何谓光滑，因此感到快乐的两人现在很可能在确定哪张桌子光泽更好些而产生分歧。当人们着手比较根据程度而不是根据计量判断的事物过量或减少时，鉴赏力确有很大差异。如果过量或减小不显眼，出现差异时，要确定差异也不容易。如果我们对两种数量有意见分歧，我们可以求助于通用的计量，它可以极精确地解决问题，我认为数学知识比任何知识有更大的确定性。但对那些过量不能用较大或较小来判断的事物，如光滑与粗糙、硬与软、暗与亮、色彩的浓淡，当差异很大时，非常容易区别，但是当差异微小，缺乏某种通用的计量时，可能始终未被发现。在这种微妙的场合，假设感觉的敏锐度是相等的，对这些事物较多注意和习惯会有好处。关于上述大理石桌子问题上，大理石抛光师无疑能最精确地作出定论。尽管缺乏解决有关感知许多分歧的通用计量，

典型的例子是想象，但是我们发现原则都总是相同的。在我们着手考查事物的优点与差异以前，不会有任何分歧，而这些分歧又使我们进入判断的领地。

只要我们熟悉事物可感知的特性，那么，认识几乎只涉及想象，表现情感时也只涉及想象，因为所有的人都依赖天然的同感来感觉，不借助任何推理，每个人心里承认它们的正确性。爱、悲、恐、怒、乐所有这些情感轮番影响每个人的心，它们不是以任意的、随便的方式影响，而是根据确定的、自然的、一致的原则来影响。但是如同许多想象的作品不局限于表现感觉的对象，也不局限于情感上的努力，而是将本身延伸至人的风俗、性格、行为、计划，他们的关系、德行、罪恶，进入判断的领地，通过注意、推理的习惯改进，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被认为是鉴赏力对象的很大一部分，于是贺拉斯把我们送进了哲学学校和大千世界去接受教诲。在伦理学与生命科学中，任何确实的东西，在与它们有关的摹仿作品中也是同样程度确实的。事实上，我们所谓的鉴赏力，明确地说，很大一部分存在于我们行为方式的技巧，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察，以及一般的道德礼仪，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只能在贺拉斯向我们推荐的学校里学到。它是为了区

别，实际上只不过是更精细的判断力。据我看来，所谓鉴赏力，就其最普遍的词义，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分别由感官的初级快感的知觉，想象力的次级快感，以及关于各种关系与人的情感、方式与行为推理官能的结论三部份组成。所有这一切都是形成鉴赏力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的基本组成在人心中都是相同的，因为感觉是我们一切观念的伟大本源，因此也是我们一切快乐的本源，如果感觉不是不确定与任意的，鉴赏力的整个基本组成对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因此，对这些事物的结论性推理就有了充分的基础。当我们仅仅根据性质与种类考察鉴赏力时，将发现它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些原则在具体各个人身上奏效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恰如原则本身是相似的，感觉与判断是构成我们通常称作鉴赏力的性质在各种人身上变化极大。这些性质中感觉的缺陷会产生缺乏鉴赏力，判断的弱点就会形成错误的或拙劣的鉴赏力。有些人的感觉迟钝、性格冷漠，以至几乎不能说他们在整个人生中是清醒的。对于这种人最感人的事物也只能产生微弱模糊的印象。另有一些人不断地煽动粗俗的、单纯感官上的快乐，或者忙于贪财的单调乏味的苦工，或热衷于追求荣誉和名声，他们已习惯了剧烈骚